

逻辑探索

—王方名学术论文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逻辑探索

——王方名学术论文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56号

逻辑探索

——王方名学术论文选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码100872)

印刷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字数：221 000

印张：9

版次：1993年10月第1版

印次：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册数：1-1 200

书号：ISBN7-300-01728-2/B·201

定价：5.50元

永恒的怀念

——代《逻辑探索》序

苏 越

当“四人帮”的暴虐刚刚铲除，科学的春天重回中华大地不久，执著于逻辑科学事业的王方名老师却突然离我们而去！他艰难地走过了坎坷不平的69个年头，带着对祖国的眷恋、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未竟事业的惋惜而去了。他实在是走得太急、太不是时候，留下来的是他提出的一系列期望后人去回答的新问题！

王方名老师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第一要任。为了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撒下逻辑科学的种子，他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以睿智的头脑，涉猎于科学的万花园，并拖着带病之躯，走南闯北，考察讲学。他知识渊博，喻古通今；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材料生动，娓娓动听；他擅长表达，将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将深奥的哲理通俗化，不论什么晦涩难懂的文字，到了他的话里，都会变得易懂明白；他注重基本理论知识的传播，教导学生对马列主义理论不要生吞活剥，而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他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逻辑理论的应用，特别强调哲学实践与逻辑技巧技能的训练，提出学生“如果不能掌握运用逻辑的技巧技能，那就等于白学”。王方名老师又像个鼓动家，做起演说来，慷慨陈词、激情满怀，在座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他既重言教，更重身教，不但对教学精益求精，

而且不说空话，身体力行，为学生树立了学以致用楷模。许多人回忆王方名老师当年讲课的情景时说：王老师讲课理论深刻，材料充实，语言幽默，循循善诱。听他的课，不但启迪良多，而且是美的享受。有些同志后来选择逻辑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不能不说与王方名老师成功的传道授业有关。

王方名老师思想活跃，善于思索，热爱真理。他曾经多次自谦地说：搞逻辑科学是半路出家，是个对逻辑理论缺乏系统训练的“土包子”。然而，由于他对逻辑事业的热烈追求，很快就深入了逻辑科学的迷宫，并多有发现。从1957年起，王方名老师针对当时逻辑科学在理论上的混乱，就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如什么是形式逻辑研究的对象，它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它是否属于哲学科学，其内容与体系怎样，我们应以什么方法来研究形式逻辑等等。这些文章的发表，引起了逻辑界的巨大反响。王方名老师与周谷城先生，以及马特先生、李世繁先生，成了当时逻辑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形成了他的鲜明的学术个性与独立的学术见解。尔后，他又与周谷城等人一起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邀见。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家里设宴招待他们，对他提出的一些学术见解颇表赞赏。此后，王方名老师在逻辑学上的创造越发旺盛。他不但循着自己提出的质疑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而且将科学的视野从逻辑学的领域伸展开去，依着马列主义的原理，从人类的思维史或认识史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求得对逻辑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为此，他拟就了深入研究的认识史纲，探索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概括出了不下20种的不同思维类型。为了使认识的科学更加符合人类认识的客观进程，从而为科学地确立形式逻辑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应有地位，王方名老师提出了人类认识的总的过程存在着“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三阶段理论。所谓“从精神到精神”，按照他的理解，是指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认识或理论之

I

后，再把这种认识或理论亦即精神重新拿去指导实践（即回到实践）之前，还有一个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切磋、交流、补充、修正、深化、完善的过程。因为有这一过程，这种认识或理论，才会在切磋中集思广益，取长补短，才会最大限度地克服其主观性和片面性而使理论日臻完善，才会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也才会表明人类的精神文明实实在在是整个人类的创造。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与“从物质到精神”这个阶段相呼应的逻辑科学是归纳逻辑，或称“经验逻辑”，与“从精神到精神”这个阶段相呼应的逻辑科学是“形式逻辑”，亦即今天的“普通逻辑”。这种逻辑主要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并服务于人类思想交流的目的，它不应当把归纳方法包括在内，所以，这是一种侧重表达论证、帮助人们实现思想更好交流的逻辑。那么，与“从精神到物质”这一认识阶段相呼应的逻辑是什么呢？王方名老师肯定了这种逻辑的存在，但是这种逻辑迄今尚未被人发现并概括出来，因而还有待于逻辑工作者去探索或挖掘。显然，他的这些研究是开创性的，是富有启迪和重要意义的。

由于王方名老师的探索总是带有大胆和创新性质，因而往往会与现存的某些传统的学术见解发生冲突，这就难免要引来某些批评和非难。在那“左”的思潮影响下，有时甚至要冒政治上受打击的风险。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放弃一个正直科学家的执著追求。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深深地感到：为着科学事业的发展，任何时候都要有这种不计个人得失而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

王方名老师不但注重逻辑基本理论的探索，而且更注重逻辑理论的应用。形式逻辑是一门具有工具性质的科学，是帮助人们进行有效思想交流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古希腊的亚氏演绎逻辑，中国古代的墨辩逻辑，古印度的因明，无不植根于实践的沃土和服务于辩论的目的，就是证明。作为思维工具的逻辑科学，如果不能解决逻辑理论的应用，那它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王

方名老师为此常常用毛泽东的比喻告诫大家：马列主义是射革命之“的”的一把好箭，但如果只把它拿在手里搓来搓去，并连声称道“好箭，好箭”，却总不去射那革命之“的”，这样的箭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同样，逻辑这一把箭，如果不去射思维实际之“的”，那也会毫无用处。为此，他在50年代末期，就积极倡导逻辑的应用。1958年在《教学与研究》国庆特大号上发表的《论文章的逻辑分析与逻辑教学问题》的文章，运用逻辑理论，具体剖析了论说文的逻辑结构，继而又探讨了形式逻辑的概念与语词、判断与句子的相互关系，从此，开了中国逻辑理论联系论说文写作实际的先河，同时，也为语言逻辑的深入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从那以后，逻辑界的许多同仁，一直都把文章逻辑分析视为逻辑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直到今天，它对语言逻辑的研究仍未失去其意义，而且已被后学之人推而广之，在为四化、为现实服务方面，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逻辑理论要在应用中受到检验，又要在应用中得到充实、发展与提高，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教导我们：实践是发展科学的泉源。实践出科学，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而逻辑的应用，正是逻辑实践的具体体现，因为要应用，就必须先对已有的逻辑理论进行理解与消化。在应用过程中，必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提出新的理论并建构新的体系，于是原有的逻辑理论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有些逻辑学者深刻地指出：逻辑的应用首先是个提高的问题，推动逻辑理论发展的泉源问题，然后才是普及的问题。它在提高中普及，又在普及中提高。这是切中要害的。方名老师半生对逻辑科学的探索，正是这一过程的体现。

为了从人类思维发展史或智力发展史的高度解决传统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方名老师按其“质疑”、“探

索”、“初步回答”的思路逐步地把研究引向深入。在他工作的后期，主要精力已经转到人类思维史或智力发展史的研究上面，并就思维的发生发展，思维的分类以及形象思维的有无，它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重大思维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给人以多方启迪的新鲜见解。例如，他以大量历史的与现实的材料，肯定和论证了形象思维的存在，阐明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区别以及两者的互补性等等。虽然，由于时过境迁，《文选》中的个别观点与个别材料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但这些却是作者著述的那个时代精神风貌的真实反映。

按照方名老师的本意，《文选》本应以“质疑”、“探索”、“初步回答”三个部分编排其内容，有些重要的文章也应列入。但由于篇幅所限，《文选》最后只收入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而不再按作者原先的设想安排，这是一个遗憾。

有一点需要特别谈及的是：80年代初期，在方名老师开始编辑自己的《文选》时，已经感到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当年的研究构想了，因而才把“质疑”、“研究提纲”等收入《文选》，目的显然是要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一条线索。足见方名老师在不久于人世之前，还在为逻辑科学的发展无私地奉献着自己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

坎坷的经历和疾病的折磨，使方名老师过早地离后人而去了！他的离去无疑是逻辑界的一个损失。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付出多年心血之作——《逻辑探索》，在学校领导的关怀下，在他的学生、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李淮春教授以及沈小农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经张兆梅老师带病整理，终于编辑就绪同读者见面了，这将是献给逻辑学界及广大读者的最好礼物。我们想，王老师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目 录

永恒的怀念

——代《逻辑探索》序……………苏越（I）

前言……………（1）

1.关于“正确思维的初步规律和形式”

——形式逻辑科学对象问题的质疑……………（7）

2.关于“客观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本质的规定性”

——形式逻辑客观基础问题的质疑……………（17）

3.关于形式逻辑和逻辑

——形式逻辑内容和体系问题的质疑……………（26）

4.论古典形式逻辑和归纳逻辑（纲要）……………（35）

5.概念、判断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75）

6.论文章的逻辑分析……………（101）

7.论思维的真实性和思维的形式结构的正确性的关系…（123）

8.论思维结构和推论的思维结构……………（147）

9.论思维史研究……………（164）

10.人类认识史纲……………（200）

11.论形象思维

——兼评《关于形象思维的若干资料》……………（243）

12.大脑两半球分工学说的理论根据

——兼论精神现象的科学研究……………（265）

附录 王方名主要论著目录 (269)

编后记 张兆梅 (274)

前 言

这是一本论文选。它是作者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科学研究25年的大事纪要。

从1956年到1981年，本人从事逻辑学工作，大致上经历了如下三个过程。第一，质疑；第二，探索；第三，初步回答。

1956年到1957年，可以说是质疑时期。当时，本人已过“不惑”之年，可是对于逻辑学的根本问题的当时解释，反而疑惑重重，所以一连提出五个根本问题的质疑。研究学问的人，在质疑时期，的确有如王国维所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第一境界。由于望尽了天涯路，所以才提出许多质疑。

1958年到1978年，可以说是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20年。王国维所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界，可以说道尽了探索的辛苦。

本人探索的起点是逻辑科学如何联系人们的思维实际，在科学工作和教学工作两方面都做了一些试探。

更进一步的探索是思维的理论 and 思维的历史。恩格斯指出：“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所以在探索时期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人类思维的历史发展的探索上，先叫人类思维史，后叫人类认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在探索了思维实际和思维历史的基础上，刚好1978年左右国内学术界讨论了形象思维问题。我对形象思维的探索是作为人类思维的两大基本形态来探讨的，也是作为人类思维的两大发展阶段来探讨的。这一探讨，刚好能回答形象思维是否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形象思维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问题。因而这一探讨有它的时代的针对性。

关于形象思维的探索，实际上不仅对形象思维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有了进一步理解，而且对抽象思维的发生和发展也提供了许多良好的说明。

回想从1956年到1961年这段时间，参加逻辑问题的讨论，我们只就逻辑问题讨论逻辑问题，至多把逻辑问题放到哲学学说的客观基础、认识作用的领域来论辩和探讨，因此始终不能更好地突破。

自从把它放到思维的历史发展的宽广领域来加以考察，就像把一个微型底片放在放大镜下考察一样，许多在逻辑上、在理论形态上密集的问题，在历史形态上就充分展开了，它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也是如此。

本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人类认识的过程有一套凝固的说法，就是：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也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样一来，理性认识等于思维，思维等于抽象思维。别的什么也没有。

这样一来，形象思维就没有位置；没有位置就不属于人类认识的过程。

这样一来，形象思维的理论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我对于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形象思维如何发生、如何发展，以及抽象思维如何发生、如何发展等问题。把抽象思维放到思维的历史发展中考察，把抽象思维结合形象思维

来考察，把推理论证的抽象思维的逻辑结合记叙描写的形象思维的逻辑来考察，草创了记叙描写的形象思维的逻辑，等等。

总之，这一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它突破了凝固的思维观，突破了抽象思维唯一论。这样，关于以推理论证的抽象思维作为对象的逻辑科学的一系列问题就有一个现实的讨论范围了。这对于克服逻辑学中许多单纯思辨的抽象论断大有益处。

所谓单纯思辨的抽象论断是指的什么呢？

例如本文选前几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认识作用之类都是。

经过20多年的沧桑巨变，许多上述论断的坚持者早已随沧桑巨变而离开了人间，但这些论断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完全过去。我感到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仍在继续。

但是，近几年，对于20多年前提出的质疑，逐渐有某些如王国维所说的第三境界的感觉。这就是说，在个别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例如，关于形式逻辑到底是哲学学说还是实证科学。经过了20多年，我深深感到形式逻辑的的确确正在逐渐实证科学化。几百年来，尤其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几属把形式逻辑当作哲学学说来探讨的，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幽灵。由康德、黑格尔开始，到本世纪50年代苏联、中国的逻辑问题讨论为止，没有一个例外。

尽管到现在，人们还在顽强地坚持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的“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①，但是，正像恩格斯紧接在这里说的：“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3页。

由哲学学说走向实证科学，这是科学史上一个坚定不移的法则。

问题在于：逻辑的研究对象既非自然，又非社会历史，而是精神现象的认识和思维问题。

逻辑一经走向实证科学化，整个精神现象的实证科学化立即开始。

但是，认识了形式逻辑必须逐步实证科学化是一回事，真正把现有形式逻辑内容都分别建立成相应的实证科学性质的具体学科，这又是一回事。

这需要许多人用许多精力来长期从事整理、发展工作，并把握住方向。

如果把形式逻辑作为哲学学说，它的根本性原理和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总有许多纠缠不清之处；如果把形式逻辑作为实证科学，它在实践上有广阔前途，在理论上和唯物辩证法也免去各种纠缠。

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科学，它将是建立精神现象的实证科学的先行者。它将使许多有心人努力于精神现象的实证科学化，从而开辟出一个崭新的精神科学部门来。

这就是我对于逻辑科学由质疑开始，经过长期探索，达到初步回答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和王国维所说的作学问的三种境界有某些相通之处。

这就是我的逻辑探索工作的25年。这对于一个人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但对于一门科学的重大发展，则可以说刚刚起步，特别是经历十年浩劫，中断十年科研工作时间，大批宝贵科研资料丢失，目前所作的工作与本人愿望相去甚远。

逻辑学要完成走上实证科学的坦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这一前途是确定无疑的。

我的逻辑探索工作的25年，围绕着一个中心：逻辑学应该迅

速从哲学学说转变为实证科学。

25年前我模糊感觉到这一问题。25年中我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现在我明确认识到这一问题。

在这里，我明确说明这一问题。作为逻辑工作者，我的科学工作的历史任务也许就在这里。

敬请广大读者教正！

王方名

一九八一年六月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he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he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he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he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a discussion of the

1. 关于“正确思维的 初步规律和形式”

——形式逻辑科学对象问题的质疑^①

形式逻辑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但是它的科学对象、科学性质等等理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号召我们“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部门的研究”。人们都认为形式逻辑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有密切关系的一门科学，因而就必须把形式逻辑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研究清楚。

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形式逻辑”这个概念是指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或者古典的演绎逻辑，并没有指“培根逻辑”或者归纳逻辑，因为作者认为不能把归纳逻辑笼统称为形式逻辑，不管人们在常识上如何理解，科学意义的形式逻辑是不应包括归纳逻辑的。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形式逻辑”这个概念又没有包括数理逻辑，因为作者认为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虽有密切关系，但究竟还是不同性质的科学。我们之所以着重探讨形式逻辑的根本性

^① 以下1—4四篇文章初载于《教学与研究》。作者1957年4月11日受毛泽东接见时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将此四篇文章与另外两篇文章（《关于形式逻辑和哲学科学——形式逻辑科学性质问题的质疑》、《关于“坚持形式逻辑理论问题的唯物主义路线”——形式逻辑研究方法的质疑》）汇集成《论形式逻辑问题》，于1957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教学与研究》丛书出版。——编者注